

胆小鬼



在行动

悬疑探秘小说·成长版

雾岛幽灵

谁比谁胆大 谁看谁胆寒

卫斯理式的奇幻惊悚 福尔摩斯式的悬疑推理

带你体验“过山车”般的心跳感觉



YZLI0890120787

绿蒂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胆小鬼



在行动

悬疑探秘小说·成长版

雾岛幽灵

绿蒂 著



YZLI0890120787

谁比谁胆大 谁看谁胆寒

卫斯理式的奇幻惊悚 福尔摩斯式的悬疑推理

带你体验“过山车”般的心跳感觉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雾岛幽灵/绿蒂 著.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09.7

(胆小鬼在行动)

ISBN 978-7-5113-0024-9

I. 雾… II. 绿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0898 号

胆小鬼在行动——雾岛幽灵

著 者 / 绿 蒂

责任编辑 / 文 心

责任校对 / 姜德晏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50×1194 毫米 1/32 开 印张/48 字数/921 千字

印 刷 /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024-9

定 价 / 90.00 元(共六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胆小鬼



在行动

悬疑探秘小说

颜旭在旅途中遇到男孩玄国,玄国邀请颜旭去雾岛旅行。在雾岛,颜旭遇见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:

夜半三更出现的侏儒怪兽、神秘山洞中的隐身人、已经失踪70多年却依然年轻的校长……

在跟踪调查中,颜旭察觉了玄国的秘密谋划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?他又是谁?醉翁树下的愿望能否实现?当一切看似不再可怕时,噩运重又袭来……

菲苾看到老木箱中溜出小皮影,但所有人都认为她说瞎话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,她开始秘密探查。

某一天,菲苾发现一座神奇的剧场,它看似废弃已久,却又仿佛好戏刚刚散场。历经种种奇怪事件,菲苾最终发现这座剧场和小皮影的主人,竟然是自己亲爱的爷爷!

只到这时,菲苾才发觉在爷爷的脊背上,隐约抖动着一对黑色的翅膀……



琦奇是个公认的胆小鬼,全家人为改掉他胆小的毛病,特意给他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。

从此,琦奇的身边开始怪事迭出:时不时有只只有骨头的手扼他、寂静的深夜传来咳嗽与脚步声、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黑衣人……

经历这么多古怪事后,琦奇能变得胆大吗?他会变得和以前不一样吗?

……

胆小鬼



悬疑探秘小说



嫣然和两个伙伴冒险进入死亡沙漠罗布泊。路上，一个赶着骆驼的怪人神秘地告诉他们，在一座古墓中，他见过一个眼睛绿幽幽的可怕幽灵……

在古墓里，伙伴们一会被古怪神秘人穷追不舍，一会进入画中的街市斗龙伏妖，一会又与僵尸共赴晚宴……

最后，当他们被古墓主人逼入绝境时，希望却与绝望不期而至……

睿利在一次湖边写生时，意外发现了湖怪。在生物学家爸爸的仪器中，也记录下了这个神秘的怪物。一家人封锁消息，欲查明它的真相。

正当他们展开调查时，一连串可怕的遭遇接踵而来：幽深的湖面忽然裂开，引诱湖怪的诱饵莫名消失；湖里探出可怕触手，悄悄伸向毫无察觉的爸爸……

这是什么怪物？在一个恐怖的实验室里，湖怪却向睿利乞求救援……



小远在探险中，意外跌入漂浮在地球中心海洋中的小岛。岛上有海怪儒艮、吃人的花儿、似人似龙的怪物。海中的绿影子和巨大毛团让小远毛骨悚然，慌不择路。

在迷失的森林中，小远遇见一群自称来自亚特兰蒂斯的奇怪绿人。他们有着神秘的科技、古怪的行为。最终，小远带着绿人的东西逃了出来，可是在见着阳光的瞬间，那些东西却莫名融化了……

胆小鬼



在行动

悬疑探秘小说·成长版

目 录

- 我的梦想 / 1
- 列车上的奇妙旅行 / 8
- 令我头痛的三姐妹 / 13
- 总有双眼睛在注视我 / 21
- 醉翁树下的愿望 / 29
- 约我去雾岛 / 37
- 约我的男孩儿消失了 / 43
- 和 N 老师一家道别 / 47
- 午夜,和我一起上车的几个人 / 53
- 诡异的雾岛 / 58
- 我总是这么笨 / 64
- 三十年前的日记 / 67
- 篝火边的晚餐 / 72
- 深夜里,房顶上的笑声是谁 / 78
- 神秘的议论 / 83

- 1. 我遇到忧伤男孩儿? / 90
 - 1. 秘室 / 99
 - 1. 扑朔迷离的身份 / 105
 - 1. 神秘山谷 / 109
 - 1. 追踪大尾巴 / 112
 - 1. 雾岛的醉翁树 / 120
- 1. 可怕的鬼影 / 129
 - 1. N 老师的疯狂设想 / 136
 - 1. 谁为我开的车门? / 143
 - 1. 我跟谁住在一起? / 150
 - 1. 火车上的谈话 / 155
 - 1. 忧伤男孩儿的家 / 161
 - 1. 令我害怕的朋友 / 164
- 1. 恐怖的猜测 / 174
 - 1. 村子里没有这个人 / 179
 - 1. 隐形幽灵 / 187
 - 1. 和爸爸的谈话 / 192
 - 1. 村庄调查 / 201
 - 1. 密室与村里人的死亡之谜 / 213
 - 1. 徘徊在沼泽的忧伤男孩儿 / 221
- 1. 流泪的友谊 / 230
 - 1. 绿脸小人之谜 / 233
 - 1. 我与“忧伤男孩儿”重逢 / 241



我的梦想

老实说，我有点儿紧张。

在我身旁站着的都是一些满身狐臭的家伙们。

他们闲得走来走去，用茶水漱口，抽着烟。还带着昨夜的酒气在唠些没用的闲嗑。

只有耳朵唯独清醒，听远处的汽笛声。

门外的走廊里乱糟糟的，脚步声踏得我晕头转向。

我挤在他们中间，坐在一张旧木椅子上，眼睛盯着地面。

如果敢抬头，他们就敢问我有没有女朋友。可我只有一十三岁。

如果你告诉他们你叫什么，他总会挑出点儿毛病。比如，说我的名字听起来像个女孩儿，总有一天要穿，摸起来滑滑的花衣服。

我的鼻子眼儿中像插了 220 伏电压，脸热得要命。

但我只会让他们知道，我是被气出来的。

“小子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知道有个人在跟我说话，可我没敢抬头。继续盯着趴在脚背上的一只苍蝇。

“喂，说你呢！”他又粗又短的手指头，已经捅到我的肩膀上。

我紧张得只清了清嗓子，沙哑得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敢肯定他是这里最有耐心的人。

因为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的人，已经开始用难听的话骂我，用手指头弹我的脑袋。有的还扯我怀中搂着的书包，里面装着我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餐。

我跳起来，用拳头给了拍我脑袋的那个家伙一下子。

我立马被他又粗又壮，长着长毛的胳膊拎起来，做了个腾空翻。

“倔驴，还不说？”朝我走来的男人紧了紧腰带。

他的肚子出奇地肥，如果不是走路夹着双腿，裤子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掉下来。

我好像记得爸爸说，他叫胖子李。

“颜旭！”我哼着气，瞪着他。

“你爸爸怎么样了？”胖先生想哈腰看看我，不得不松了松皮带。

“很好！”

传来火车鸣笛声。

我身边的人都呼呼啦啦地挤出门，咒骂着，向同一个方向奔走。

“跟上来！”胖先生像肥鹅似地划着两只脚掌，挤出门外。

门哐地砸到墙上。

“是这辆车？”走出长长的员工通道，我来到站台。

前方缓缓驶来一列火车，分毫不差地停在了白色的停靠线上。



“跟上来！”前面的胖先生冲我摆摆手。

我一路小跑，追这一小队人马。

“现在不上车？”我有点儿兴奋，忘了刚才他叫我倔驴。

“先到员工签到室，领工服，拿牌号，再上火车。”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脑袋转向我，“明天回去，替我向你爸爸问个好，我跟他是顶好的哥们儿，顶好！”

走过站台，我挤进人群里。

胖先生紧随其后，扳过我的肩膀，“一会儿叫到你，就进去领衣服。然后出来，在这等我，一起上火车。”

“为什么要等你？”我最讨厌谁把我当成个小孩子。

“我和你同一节车厢！”他咧着嘴，冲我嚎了一嗓子。

“颜旭！”一个挺甜的声音在喇叭里叫我，感觉真有点儿怪。让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大人了，正在办大人该办的事儿。

我飞速冲了进去。

再次来到站台上，我穿着松松垮垮的蓝色工作服。

前胸上别着黄色工牌，只是牌上写着爸爸的名字。

等胖先生也穿着同样的衣服，再次扭到我身旁，我跟他来到站台里。

我们一同登上11号车厢。

车厢里还没有旅客，一股说不出的味道，让我兴奋得说不出话。

火车外面的站台上，不时有穿着工服的人走来走去，大声呵斥。

站台铁轨连接处有几个上水管，插进火车的水箱。水管隆隆作响。

车厢内的卫生，已经被上一批乘务员打扫干净。

我只是整理了四五个窗口的窗帘，将果盘按一个顺序整齐地码在桌子上。还在一个车角掏出一张旧车票。

虽然这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活，还是让我兴奋得走起路来轻飘飘的。

胖先生警告我不用这么仔细，一会儿上了旅客有我忙的时候。

“可我就喜欢这样。”

“赶快把水壶灌满水。喂！小子，把你的破包扔到乘务员休息室里。”

我飞速拿下脖子上的书包，挂到休息室的小钩子上，又小心翼翼地打了一壶水。

待我兴奋地走向胖先生，听他安排工作时，旅客们已经像上架的鸭子，拎着包裹，摇摇晃晃向车上挤。

“过来，学着点儿！”胖先生叫我。

我本想挤到他面前，却被拥挤的人流带入车厢。在他们左右转来转去。

“小子，你在这个车厢工作吗？”一个挺着肚子的男人透过眼镜盯着我，抱着膀子，踮着脚丫子。

那势头好像要检查我的暑假作业。

我看得直恶心。

他脑袋顶亮光光的，只有四圈长了一排像枫树叶似的头发，稀稀拉拉地向四外翘着，像个石雕像。



他已经将两个小包裹，扔到头顶的行李架上。

那个最大的包裹，因为没举起来，就踢进了屁股底下的座位里。

他身边有三个年轻女孩儿，像母鸡似地叫来叫去。不是吵我踩着了她们的脚，就是骂我摸了她们的屁股。

可是我真的什么也没干。也许你在那种情况下，也得被迫摸谁的屁股——太挤了。

我想从这些人身边挤过去，赶紧逃到乘务员休息室。

因为我感觉怪怪的，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。就像在瞅关在动物园里的因为没领到香蕉而发疯的猴子。

可我在密密麻麻的脑袋瓜中，搜索了半天，也没有发现他。

“说你呢！”那个石雕像伸出脚，差点儿将我绊了个跟头。

我不知是没有经验，还是太诚实，反正把实话都告诉了他们。没撒一句谎。

胖先生挤过来，告诉我要进行自我介绍。

他说没什么紧张的，每趟车都这样。

还说我爸爸说得最棒。

爸爸确实非常幽默，有点儿大舌头。

“我叫颜旭，小学刚毕业，马上就要读初中。爸爸说读初中我就是个大人，要改掉哭哭哭啼啼的娘娘腔。可是我从未觉得自己像个娘娘，只有些坏家伙说我的眼睛很美，像个姑娘。”

我不知身边的人为什么哈哈大笑，偷偷看了胖先生

一眼,想让他给我加把劲儿。

他昂了一下脑袋,鼓励我再说下去。

“我一直渴望能当一回乘务员。就是可以报站,又可以把每一个旅客的车票检查一下,还可以吃上一顿员工餐。爸爸说很好吃,可是我一直没吃过。最重要的是,我想看看雾岛。爸爸说那个小站,曾经给他一段最美好的回忆。”

一阵掌声响起来,我的脸发烫。

“如果不是爸爸因为心脏出了点儿毛病,我不会有机会做一回乘务员。但这也是三番四次求他,才有的机会。所以我非常珍惜。我被安排到和胖先生一个车厢,跟你们在一起。爸爸说我对你们要像对待亲人一样,所以我打算为你们所有人服务,抱括你。”我看着一个怀抱中的婴孩儿。

又一阵掌声响起。

我身边那几个女孩子冲我挤眉弄眼,我想她们准是喜欢上我了。

我总是犯这个毛病。

只要有谁多看我一眼,我就以为她喜欢上我了。

我已经在考虑,要不要将爱情天使——我的小猪存钱罐里的钱全掏出来,请她们看一场电影。

我想她们一定喜欢《功夫熊猫》,那是我最爱的电影。

“加油!”离我不远有一个缩在角落里的男孩儿,冲我挤了一下眼睛。

我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。



是他，他一直在盯着我。眼神里饶有兴致。

他看样子十二、三岁。因缺乏营养而变得焦黄的头发，被汗水浸湿，冒着热气。

满脸通红，衣服中凸出肌肉块。

我猜他准是个排球高手，而且打前锋。

他一直盯着我看，那眼神真有点儿怪。

“加油！”我挥起拳头，冲他挑了一下眉毛。

这座城市不小也不大，有十几趟分别开向大城市的列车线路。

我们去的是长春，跑两省交界的路线。所以有许多小站，雾岛就在其中。

其实雾岛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湖，或者海什么的，只是有条小河。无论多冷，或多热的天气，总有一团浓雾遮盖着这条小河。

看不清山上的树，也看不清河边有些什么东西。

总有些无聊的人传说雾岛里，有个忧伤男孩儿——是他的眼泪化成了雾岛的雾。而且忧伤男孩儿总在寻找他的替身，每年雾岛都要失踪一个人。

刚开始是男孩子，后来又有了中年人、老人。

直到近两年，雾岛上的人开始大批地死亡。不分老少，不分男女。死得很蹊跷。

但所有的人都说，在他们死之前，都曾经喊过忧伤男孩儿的名字。

还有许多人曾目击过，忧伤男孩儿在大雾弥漫的夜晚，出现在雾岛的沼泽地、雾岛的车站上。

因为他曾经是个午夜守站人，为雾岛最后一列进站的火车护航。

火车开启了。银灰色机头喷出的烟雾，使身后的车站看起来，像个蒸笼里趴着的大馒头。

晨曦微露，我已经能顺利地走到休息室。

旅客们已经安排好自己的行李，都坐在座位上嗑瓜子，吃泡面，看晨报和杂志。

我能看出来他们并不饿，尤其是那些小孩子。

可是有时候，在一种场合就是要吃点儿什么才像模像样，像个真正旅行的人。

列车上的奇妙旅行

火车在行驶，车窗外雾蒙蒙的，一层细小的水珠贴伏在玻璃窗上。

在凸镜似的水珠后，消逝过一个个绿球。这都是成片的树林。阳光正在飞速探索着它的肢腕，吞噬水珠。

出了城市，车轨两侧总有一排排树林。

树上站着飞鸟，让我有种想踩着树尖飞翔的冲动。

“离雾岛还有几站？”车厢里的黄发男孩儿推开带有玻璃窗的门，露齿微笑。

我发现他有点儿怪，一直在盯着我看。



“嗯，我看看……还有十二站。”我盯着乘车表，告诉他。

“那是个废站，早就不停车了。”胖先生盯着车外，懒懒地说。

“你很像一个人！”黄发男孩儿冲我眨着眼，露出牙齿，打着响哨回到车厢。

我挠挠头发。

“小流氓，”胖先生费劲地将脖子转向我，也吹了一声，“不过在二十年前，这口哨很流行。你爸爸吹得很棒，他说是跟那个在雾岛守站的孩子学来的。”

“我从未听爸爸说过，”我瞪大眼睛，“这种调子我可学不会，刚才那男孩儿真有两下子。”

“他确实吹得很棒。”胖先生又吹了两声，但像被掐断脖子的鸭子在嘎嘎。

我将装着食物和水的书包，挂到乘务员休息室的墙壁上。接杯热水，放上两枚金银花。也学着爸爸平时的样子，慢慢呷起茶水来。

“给我也来一杯！”胖先生的皮鞋在我脚边晃来晃去，望着车外，对我说。

“加糖吗？”我特意带了冰糖。

他转身看了我一眼。

他眼中在笑。一定在取笑我，取笑我替爸爸当乘务员！

我准备把冰糖藏起来。

“你爸爸怎么样？”胖先生把胡子都浸在茶水里，将脑袋伸向车窗，依旧盯着窗外飞闪而过的树林。

他的眼睛很好玩儿。眼皮很厚，眼珠儿有点黄，随着窗外的景物转来转去。

“很好，”我晃着双腿，“也许前面车厢有个家伙，正在往外吐痰。”

我头上挨了一巴掌，胖先生把茶都倒进了垃圾桶里。

“爸爸跟我说的！他说曾经有人将痰吐在了你的脸上和工作餐里。”

“小子，一会儿就开饭了，请你别说些恶心的事儿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你爸爸正将鼻子伸出窗外，因为刚下了一场雨，他想闻闻清香味儿。可正好有一个鸡蛋皮贴在了他的鼻子上。”

“很好玩儿！”我捂着肚子。

“这可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，是我们的工作。”胖先生捏着肥胖的手指头。

“什么时候检票！”一想到能马上工作，我就激动得手心冒汗。

“我先去问问工作计划。”胖先生晃着屁股，挤出了休息室。

“有没有晕车药，我头痛！”玻璃窗上，出现一个长满雀斑的脸。

我跷起屁股，看到车厢里那几个女孩儿正一起盯着我。

准是她们派这个小特务来的，想要弄我。

她的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珠，飞快地眨着，好像在盘算怎么给我点儿颜色看看。